

新传说

精彩故事汇

从网络 走入现实

桂忠阳 著

风流案

雕砚姑娘

风雨过后见彩虹

棋手的魅力

血溅太守府

特殊考验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新
说
大
精彩故事

从网络走入现实

桂忠阳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网络走入现实 / 桂忠阳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
2014.1

(中国新传说)

ISBN 978-7-5078-3642-4

I. ①从… II. ①桂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0982号

从网络走入现实

著者	桂忠阳
责任编辑	张娟平 廖小芳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社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地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
邮编	100866
网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2
版 次	2014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42-4/I · 462
定 价	20.00元

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出版说明

故事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文学载体。它来自民间，是最“下里巴人”的艺术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就具有天生的泥土芳菲，深受百姓喜爱。

故事产生于远古时代，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诞生，记载了人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、酸甜苦辣，见证了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。中国如此，世界各地也如此。一部《天方夜谭》吹开了多少人心头的情结。故事就像音乐，不受地域风俗的限制，它可以跨越国界，迅速沟通人们的心灵。故事是历史的“活化石”，它就像是银杏，虽经历千秋万代的风风雨雨而愈发繁荣。

著名的“鬼才”戏剧家魏明伦说：“故事是戏剧之本。”一点不错。但凡文学艺术，离开了故事性，就十分乏味。现在许多国内的电影电视，虽然轰轰烈烈，画面优美，可是往往因为没有故事，让观众看后大呼上当。而好莱坞之所以生命之树常青，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故事是戏剧之本的真谛。

故事基本上是“口头文学”。一篇故事诞生后，就迅速在人群中传诵，并经过人们的加工、增删、提高再传诵。故事给人们艺术的享受，教人们如何欣赏真、善、美，如何辨别假、恶、丑。

进入信息时代后，故事不仅没有萎缩，反而更加显示出勃勃生机。现在，几乎各省的电视台都开辟了讲故事的专栏。就连比较枯燥的法制类新闻，也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。

我们听故事、看故事，不仅放松了身心，获得了精神享受，提高了写作水平，学到了知识常识，而且可以从中获益匪浅。几年前，一个西安的高考学生，因为课外经常看故事，牢牢记住了《故事会》杂志发表的一篇“弯弯的月亮”，而高考的作文题目与这个故事内容相似，于是乎，他一挥而就，写出了“豆角月亮”，并获得了作文满分。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，就是从全国的精品故事中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是篇篇珠玉，风采各异，美不胜收。我可以说：只要你看一看，读一读，就一定开卷有益。

故事让我们受益，这不是空话，也不是口号，是实践的感知。愿我们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，这也是我们编此丛书的初衷。

目 录



- 毕竟东流去 /001
创造神话 /034
村主任的心事 /038
雕砚姑娘 /042
风流案 /047
风雨过后见彩虹 /057
黑与白 /062
胡雪岩险中求胜 /070
灵山龙窑 /095
命犯桃花 /106
棋手的魅力 /113
特殊考验 /125
树桩的启示 /130
田宝打人 /132
雾里青传奇 /136
鲜花插在牛粪上 /144



血溅太守府 /150

远 岛 /164

走出徽州 /174

从网络走入现实 /181

毕竟东流去

一

长江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长江的雄伟景观与奔腾气势，曾使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兴叹，为之激动，为之歌赋。君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这首爱情诗也曾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年轻人。

钟扬和程小帆考入江城学院中文系之后，不谋而合想到的是晚饭后去饱览大江的景色。他俩都很有才华，都曾在地市级报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，现在又住同一间寝室，尽管程小帆比钟扬小四岁，才二十四岁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。

浩浩荡荡的长江在夕阳下闪着金黄色的波光，以一泻千里的气势向东海奔流。江面上不时有客轮和驳船驶过，溅起一朵朵浪花。

“小帆，”钟扬在江堤上颇有感触地说，“我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苏东坡的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，会那么脍炙人口了。”

程小帆点头说：“是的，历史长河就像长江一样，许多英雄人物都成了过眼烟云。”

钟扬说：“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，王阳明说格物明志，



我们很难做到。”

程小帆说：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会思考。”

他们边说边顺着江堤往前走，心中有一种激情随着长江一起涌动。

忽然，他们发现前面不远处站着一位女士，江风吹拂着她的黑发不断飘动，她凝望着长江，那么专注，那么神往。

钟扬开玩笑地对程小帆说：“看来我们有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同胞。”

程小帆微微一笑。

他俩走近那位女士的时候，女士似乎有所觉察，向他们回过头来。

啊！他俩同时被女士的美貌怔住了，虽说不能沉鱼落雁，也能闭花羞月。而当钟扬与女士四目相对时，浑身微微一颤，两人几乎同时喊出：“吕莎！”“钟扬！”

程小帆被这意外的邂逅弄糊涂了，望着钟扬说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钟扬点头说：“是的，十年前我们在一起插队。”接着钟扬问吕莎：“吕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

吕莎微笑着说：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和你一样，来当学生。”

钟扬疑惑地说：“真的吗，你也考入江城学院？”

吕莎说：“不但如此，而且也是中文系，昨天报到我就看到了你的名字。”

程小帆是何等聪明的人，见此情景，婉转地对钟扬说：“钟扬，我还有衣服要洗，失陪了，你们谈吧。”

吕莎望着他说：“一道走不好吗？”

程小帆挥挥手说：“不，我先走了。”

钟扬望着他的背影对吕莎说：“他叫程小帆，和我住一间寝室，

很有才华。”

又和钟扬相逢，吕莎既喜又忧。八年前，父亲复职后，不同意她和钟扬处朋友，而是托人把她介绍给市政府里的一位科长。她拒绝过，吵闹过，遗憾的是钟扬自尊心太强，从此不愿踏进她的家门。一气之下，她就和那位科长结了婚。谁知那位科长是一个阳奉阴违的小人，官瘾太大，两人经常吵嘴。当吕莎的父亲退居二线后，那位科长的庐山真面目就逐渐暴露了，觉得吕莎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最后两人离婚是势在必行了。心灵有过一次创伤，遇事就多了一层忧郁。偏偏在江城学院报到时看到了钟扬的名字，她心底深处又荡起了感情的浪花。此刻，她能对钟扬说什么呢，分别八年，他结婚了吗？他是怎么生活的呢？她想知道但又不好询问。

“吕莎，”钟扬见她不作声就打破沉默，“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对你说的话吗？”

吕莎故意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

“其实你一定记得，”钟扬一针见血地说，“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，但我奉劝你一句，真情是世界上最难得的。”

“说完你就走了，也不听别人解释，”吕莎还有点气愤地说，“那么固执，那么傲慢。”

钟扬说：“我不是傲慢，是要保持自己的人格。”

“哎，”吕莎叹口气说，“一切都过去了。”

钟扬默不作声，江水拍击堤岸哗哗的涛声又把他带回逝去的岁月。那一年，他在姚村插队，不久吕莎也来到了姚村。当时吕莎很悲观，父亲成了“走资派”靠边站，自己也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。十七岁，正是花一般的年华，可是吕莎脸上经常愁云不散。有一次采茶，吕莎没有发现盘踞在茶树上的一条小青蛇，当她伸

手去摘茶叶时，小青蛇猛地回过头来，在她手上咬了一口。她痛得“哎哟”一声大叫，吓倒在山坡上。幸亏钟扬就在她不远处采茶，看到她右手在流血，并有两颗牙印，知道是被蛇咬了，不容多想，抓起她的手就用嘴吸起来。钟扬把吸出来的污血一口一口吐在地上，然后用鞋带扎住她的手腕，背起她赶往合作医疗室急救。吕莎养伤期间，钟扬天天到她住的简陋的文化室里看望。吕莎的右手浮肿，钟扬便帮她做饭，洗衣服。没事的时候，钟扬便朗读中外名著给她听。吕莎也很喜爱文学，常常为书中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尤其是普希金的那首诗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，曾给他们许多鼓舞，许多希望：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忧伤，不要心急，阴郁的日子就会过去……。在钟扬的悉心照料下，吕莎的伤渐渐好了。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他俩在村外小河边散步，河边的柳条在风中婆娑，稻田里的蛙声一阵阵传来，在这五月温馨的夜晚，钟扬和吕莎第一次打开了少男少女的情怀。就在那婀娜多姿的小柳树下，吕莎投进了钟扬的怀抱。

想着这些往事，钟扬的心一阵阵苦涩。他恨过吕莎，发誓忘掉吕莎，可是怎么也忘不掉，初恋是那么使人魂牵梦绕。也正因此，钟扬直到二十八岁还没结婚。他把人生第一杯浓郁的感情之酒压在心底，决心在写作上去拼搏一番。江边巧遇吕莎，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，钟扬的心中又荡起了感情的波澜。他不知吕莎婚后的生活怎么样，更不知吕莎已经离婚，便试探地说：“吕莎，分别后你生活得好吗？”

吕莎那秀丽的杏眼闪过一丝忧伤，淡淡地说：“我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，以后就专心致志地读书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钟扬把下面的话咽回去了，婉转地说，“生活总是有坎坷。”

吕莎那细细的柳眉微微一颤，目光在钟扬脸上停留了几秒钟，然后问：“钟扬，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钟扬淡淡一笑说，“好姑娘不会欣赏一个挖煤工人。”

吕莎盯住钟扬的眼睛说：“你还在生我的气？”

“你误会了，”钟扬坦诚地说，“我讲的是真心话，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必然要受到各种社会观念的束缚。”

月儿悄悄滑出了云层，江堤上有了凉意，吕莎看看表说：“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钟扬点点头说：“好的，不过我还想说两句。”

“那你就说吧。”吕莎心中荡过一股暖流。

钟扬目光含情地说：“年轻人犯错误，上帝也会原谅他。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年轻了，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。”

吕莎嫣然一笑说：“那就不要犯错误啊。”

二

大学生活拉开了序幕，尽管晚了十年，但钟扬还是感到新奇、激动、兴奋。他下决心要在学习上出类拔萃，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。他们中文专业班有五十多个学生，平均年龄三十岁，大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再步入校门的。虽然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，比较成熟，但在学习上竞争还是很激烈的，有着年轻人的好胜心理。尤其是写作课，老师布置一篇作文，大家就像竞赛一样写得那么认真，有人甚至通宵达旦在教室里做文章。

那次上写作课，吴家华老师说：“我们讲过散文，对散文的立意、构思、布局和写作技巧都作了分析，这次要求大家以《秋光剪影》为题写一篇散文，希望同学们认真撰写，写得好写得美，优秀文

章我负责推荐到《大江》杂志发表。”他兼《大江》杂志编委，对这一届学生的写作实力很欣赏。

为写好《秋光剪影》，钟扬和程小帆到江城图书馆奋战了一天，才拿出了初稿。钟扬写了五千字，程小帆写了三千字，他们互相交换看稿，并提出了修改意见。钟扬写的是插队姚村山乡的秋光剪影，程小帆写的是家乡荻港的菊展。尤其是钟扬，他把自己对山村的感情完全融入了文章之中，写得很动人。

作文评讲课，吴家华老师读了钟扬、程小帆和刘志贤三个人的作文，简评说：“这三位同学的文章各有特点，钟扬的文笔老练，对山乡秋天的景色描绘得很逼真，只是格调似乎低沉了一点，好在结尾那漫山遍野火红的高粱像燃烧的希望，透出了亮色；程小帆文笔清新优美，对千姿百态的菊展写得文采斐然，而且透过菊展还能给人许多联想；刘志贤的水乡秋光也写得颇有特色，贫困的青草湖在劳动人民的努力下，正在逐渐改变。这三篇文章我都要推荐到《大江》编辑部去，为了加深对散文的理解，下面想请同学们结合三篇文章自由发言讨论。”

在吴家华老师朗读作文时，班长汤玉强的心就怦怦跳动，他喜欢出风头，虚荣心又强，多么希望他的作文能得到吴老师的赞赏，从而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。可是，他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，所以他对他充满了嫉妒。

徐曼丽是班上最年轻的女生，才二十岁，与老大哥老大姐相比，她多少有点天真烂漫。但是她性情直爽，属于当代开放型女性。班上除了吕莎，在女生中就算她比较有才气了，她和吕莎的作文也都曾被吴老师当作范文朗读过。她对钟扬暗自钦佩，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才华横溢的人才。吴老师一让自由发言，她便首先站起来说：“我认为钟扬的《秋光剪影》并不低调，他写出了特定年

代下农村的真实，不是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吗？尤其是散文，全靠真情实感打动人，结尾那漫山遍野火红的高粱，既是一种呼唤，也是一种抗争，象征着人民大众对‘四人帮’倒行逆施的愤慨……”

她的发言在许多同学中引起了共鸣，吴家华老师赞许地微微点头。然而，汤玉强却不那么认为，他要想方设法贬低钟扬，便站起来发言：“对三位同学的散文我不敢妄加评论，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。我认为作文贵在独立思考，借鉴已发表的优秀文章是可以的，但不能模仿，更不能抄袭。我好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描写山乡的秋光，而且结尾也是用火红的高粱来象征着某种寓意。当然，请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有人抄袭，我只是觉得太相似了。”

这不是明显影射钟扬吗，班上一阵骚动，同学们窃窃私语，有的相信，有的不相信。钟扬的心潮在起伏，他万万没想到汤玉强竟是这样卑鄙的小人，可是他又不好站出来为自己辩护，那样就太没修养了。作为钟扬的好友，并且和钟扬一起写出《秋光剪影》的程小帆早就沉不住气了，正当他要站起来为钟扬辩护的时候，吕莎站了起来说：“我也不想对三位同学的作文作出评论，我只是想对钟扬同学作文的内容作一点说明。我曾经和钟扬插队在一个村，也就是《秋光剪影》中的姚村。姚大爷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长，有些生活画面我也亲身经历过。我不敢相信，另一篇不知发在哪一本杂志上的文章，能与我们的生活有如此惊人的相似。我想，如果不是发表在月球的杂志上，最好能把那篇文章找出来，让吴老师在班上朗读一遍，看看世界上是不是真有这么巧合的事？”

同学们哈哈大笑，汤玉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但是他不敢反驳吕莎，他正在申请入党，吕莎是班上的党小组长。

吕莎一坐下，徐曼丽就激动地对她说：“吕姐，你讲得太好了，事实胜于雄辩。”

坐在汤玉强身边的备取生邢大成站起来说：“吴老师让我们自由讨论，每个人都可以谈自己的看法，不要指责别人说话没根据，好像真理在自己手里。巧合的事怎么没有呢？我们县就有一个地方也叫姚村。”他讲不出更多的道理，也不敢继续往下发挥。

徐曼丽平时就看不起邢大成，听他无原则地为汤玉强辩护就来气，站起来冲动地说：“从小我就记得一个寓言，狐狸吃不到葡萄，就说葡萄是酸的。既然有人说他那里也有个姚村，那么我请问，他是不是也在那里插过队，是不是也有漫山遍野的高粱？他怎么不写一篇比钟扬更好的《秋光剪影》呢？鲁迅先生说过：‘无端的指责别人，并非君子所为。没有事实的话，叫得再响也是苍白无力的。’”

争论到此，吴家华老师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，站起来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们讨论作文，目的是加深印象，掌握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散文的写作技巧，希望不要引申得太远，游离了主题。我还是这么认为，你们这一届学生确实很能干，有些人也很有才华，希望大家心胸开阔一些，将来取得更大的成绩。”他的话无疑是安慰和鼓励钟扬。

晚上在宿舍里，徐曼丽余气未消地对吕莎说：“汤玉强这个人好像心术不正，怎么能在公开场合造同学的谣呢？”

“这正是他的愚蠢，”吕莎平静地说，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就是说的这种人。”

徐曼丽年轻漂亮，苗条潇洒。开学以来吸引了不少男同学的目光，汤玉强曾以班长的身份几次向她献殷勤，都被她冷眼拒绝，别看她表面上大大方方，其实她很傲慢很有头脑。不知为什么，

最近她脑海里老是闪动着钟扬的身影，那刚毅的面孔，微微上翘的浓黑的眉毛，聪慧而又深沉的眼神以及浑身散发出的一种拼搏进取的气质，都使她芳心荡漾。今天她知道了吕莎曾和钟扬一起插队，此刻她愿意把话题引到钟扬身上去：“吕姐，钟扬为什么不替自己辩护呢？真是一个傻帽儿。”

吕莎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他怎么好替自己辩护呢？是非自有公论。”

“也是，”徐曼丽天真地说，“我悄悄地观察他，他好像很气愤，但还是克制住了。”

吕莎是过来人，当然知道一个姑娘悄悄地观察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，所以半当真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小徐，你对钟扬是不是有点儿那个？”

“吕姐，”徐曼丽撒娇地说，“不跟你说说了。”

吕莎哈哈笑着说：“开个玩笑嘛，何必当真呢。”

徐曼丽眼珠一转，窥探着吕莎的表情说：“吕姐，你曾和钟扬在一起插队，难道你们就没有感情上的纠葛？”

吕莎掩饰地说：“那时我们都年轻，不懂这些事。”

“我才不信呢，”徐曼丽激将地说，“要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，我可要和你竞争。”

徐曼丽的话在吕莎心中引起了波动，这个当代女孩真有可能说到做到，那对自己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，毕竟她是那么年轻漂亮啊。为了掩饰不平静的心情，吕莎说：“不跟你胡扯了，我们复习功课吧，明天还要上古典文学呢。”

她不作声了，目光移到书本上，但是几乎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徐曼丽憋不住又说起话来：“吕姐，我还觉得邢大成这人很阴险，你看他鹰钩鼻子锥子眼，长得都那么可怕。”



吕莎放下书本说：“怕他干什么，一个备取生，还不知道是怎么混进学院来的呢。”

“听说他家里有妻子，怎么看女人还是那么色眯眯的，真让人讨厌。”徐曼丽想起邢大成那次想找她搭讪，她连正眼也没回一个就走开了。

“不要理睬他就是了，”吕莎以老大姐的口气说，“这种男人都没有好心眼。”

徐曼丽打了一个呵欠说：“吕姐，我也没心思复习了，睡觉。”其实她是又想到了钟扬，想把话题引到钟扬身上，又怕吕莎看出了她心中的秘密。

“那就睡吧。”吕莎也想到了钟扬。

三

010

江城的凌晨空气清新，钟扬和程小帆沿着镜湖跑步，他们天天坚持早锻炼，十分珍惜四年的学习生活，甚至不愿浪费一分一秒。跑步之后是背诵古文，校园内到处是他们朗朗的读书声。

那次作文评讲课，汤玉强有意中伤钟扬，没想到搬起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，这才觉察到这一届学生水平非同寻常，不是那么好欺骗的，便不得不收敛。何况他写了入党申请书，而吕莎就是班上的党小组长，如果吕莎对他没有好印象，入党将化作泡影。为了作某种补救，他假惺惺地找到钟扬，说不要误会那次作文评讲，他丝毫没有说他抄袭的意思，也可能是自己记错了。钟扬淡淡一笑说：“不必介意，讨论嘛，也不是给别人作鉴定，说错了也没关系的。”钟扬没有心思勾心斗角，那么多中外名著要读，还有早就酝酿好的题材要写，哪有时间去搞窝里斗。